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技術門

醫家

事類作醫人而無恒不可以丨巫丨論語瘳疾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尚書十全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丨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三折齊高彊曰丨丨肱知為良醫定十三三世醫不丨丨不服其藥曲禮四家論方技為丨丨有醫經家有方

家有房中家有上醫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
神仙家七畧 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丨丨醫國
其次疾人固良師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
醫官也國語 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
良也知脉虛實凡療病者必丨丨之丨丨然後為之方
韓文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後王符潛夫傳
察脉病否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而丨其丨之丨丨而
巳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
理亂而巳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
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也韓文雜說 血
脉經絡醫經者原人丨丨丨丨骨髓陰陽表裏起百病
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熨之所施調百
藥齊和之所神慮血氣丨丨澹則丨丨和嗜慾勝則疾
宜藝文志 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
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性情藥以攻 君臣佐使藥有丨丨
疾無疾不用藥也唐書張皐傳 丨丨以相

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本草

陰陽配合

丨藥有丨丨丨子母兄弟丨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本草

上藥養命

神農曰丨丨丨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炫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素問

善醫無書

唐許胤宗丨丨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脈值惟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唐史

神農嘗藥

丨丨使岐伯丨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世

紀

鴻術為醫 巫咸以|||帝堯之|郭璞賦序

扁鵲鍼脈 ||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人血|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鵲冠子

華陀精方 ||曉養性之術|於|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本傳

俞氏良醫 李梁得疾謁二醫矯氏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漸可攻也李梁曰衆醫也亟屏之||曰人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也漸矣季梁曰||也且食之列子

盧氏神醫 ||曰汝疾非由天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也重貺遣之俄而疾自瘳同上

扁鵲論病 ||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後五日復

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早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寔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

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左昭元年

董仙杏林 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神仙傳

蘇耽橘井 ｜｜種｜鑿｜以採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即愈號橘井同上

視見癥結 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病盡｜五藏｜｜特以診脉為名耳史記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童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左成中年

湔腸滌藏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為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洗｜胃漱｜五｜史記

刮骨去毒

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蜀志

導胃吐虫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漢書

醫瘡以犬

河內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裹瘡痒迎華佗使視佗以繩縶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華佗別傳

召醫舐痔

秦王有病

||||者得車五乘也史記

為卒吮疽 吳起|士||||史記又醫吮人之腹含人之血韓子

遺醫視病 漢東平王蒼病詔|太|丞將高手醫||續漢書

為人迎醫 張遼召陶侃為主簿遼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外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陶侃傳

與藥焚券 宋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

廣或作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急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諸利皆類此柳文

賣藥守價 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買反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遁入山中漢書

讀藥處方 人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撿本草集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語林

儲資防疾 下之事上譬家｜積以自｜也脯腊膜腴以供滋味參朮苓桂以｜疾十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狄仁傑傳

鍼經脉法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者｜｜診｜｜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

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瘥召玉詰狀玉曰醫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醫經

金匱藥方

葛洪自號抱朴子抄||||||百卷肘後要急方摠四卷本傳

委命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本紀

服藥成效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牙為田韓偓金鑾記

求醫當拜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

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馬顏氏家訓

盡告所患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以｜｜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定於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蘇東坡

詩集採藥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復道符白犬遊山術要鑱戊巳月負鍤庚辛日時時斷障遮往往孤峰出行披葛仙注坐驗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藥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著

蘋膏成質家豐松檗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王績

防病 與其病後求良藥孰若病前能自防康節

占卜

事類尚占 以卜筮者丨其丨易

決疑 鬬廉曰卜以丨丨不疑何卜左傳

稽疑 洪範次七曰明用丨丨建立卜筮人書

決嫌 龜為丨筴為筮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畏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丨丨疑定猶豫也曲禮

四兆 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禮

八簭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禮

協從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龜筮丨丨卜不習吉書

大同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從是之謂丨丨龜從筮

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洪範

贊幽明 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說卦

審吉凶 孟冬命太史釁龜筮占兆丨卦丨丨丨月令

筮龜長短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左

精誠吉凶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丨丨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陸龜蒙雜說

庖犧始筮 丨丨氏作丨有丨古史考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鄭鮎禹穴碑

季主賣卜 司馬丨丨楚人丨丨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污季主捧腹而大笑

詹尹決疑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離騷

胡盧知禍 竇廷芝與卜者胡盧生相善一日謂竇曰君家禍將至非過黃中君鬼谷子將不可救廷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泌

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廷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得免劇談録

以錢擲卦 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投瓦為卜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為吉覆為凶部新書

變名於市 武攸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

投龜于地 秦王將討隱巢使卜人占之張公謹自外至丨丨曰卜以定猶豫今事無可疑何卜之為唐本傳

日取百錢 漢嚴君卜筮於成都市以為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從游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强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强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卦收十疋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予錢云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足人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紿之其精如此酉陽雜俎

卜知軍敗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軍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知其言左傳

筮謂王賓

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國乎左傳

賁非正色

孔子嘗自蓍而卦得賁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也家語

蓍遇非常

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指史

兆得大横

高后崩丞相陳

平等使人迎代王王計未定遂卜之龜||||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史記

象為天火

馬重績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是歲十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五代史

折足為敗

李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去

乘舟而來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至衡波傳

使避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號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

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勿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毋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預防火

失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為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欻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衆刀所腰視之乃狐也火遂絕

書版索金

晋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當有詔使來此亭姓龔負吾金以吾所書版索之至期妻齎板詣使者使者惆然沉吟乃悟取蓍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乃得金

買鞭懸樹

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懸得財如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十斤

被火焚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

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當庭懸綬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恥占驗見知懸綬於縣庭而逃六帖

折嫈獲奴 唐杜生善易占有士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嫈代之乃往折嫈奴伏其下獲之

破甕得婦 有人失妻管輅卜之令明日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鬬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六帖

蛇綬占祥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二歲當為邊將官有重名五年為大將南征

龜精著號 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為新定有士方生時人號為龜精嘗疏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掩天河金華寶具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吳越備史

預定狀頭 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

舉時京師有善易者號垣下生陟從筮焉生卦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後兩年而生郎君待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許之後累舉不第亦不記垣下之所筮比張弘靖舍人知舉陟及第牓出後於禮部南院序列參主司各通姓名見首立者即韋瓘也陟忽憶垣下之言試問其年韋荅云某春秋一十九年陟遽應之先輩所隱祇二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瓘矍然乃取垣下生所記示衆衆大驚瓘由此以實告　出續定命録

連遇宰相

張鄧公書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范蜀公蒙求

剋擇

事類日者通名 占候時日通名日者史記

占家異說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歲為遊神 晉孫邈傳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本傳

禮無忌月 晉穆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晉禮儀志

不避哭辰 張公謹卒太宗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

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自令擇日

唐劉瑑自河東召還宣宗視案上曆曰為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御可遂相

不問時日

後漢郭鎮傳河南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醫巫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故犯妖禁

肅宗時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子孫三世為司隸

不忌反支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

不忌甲窮

王正以六甲窮日忌不出兵鄧禹因得理兵勒衆以獲劉均

不忌往亡

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唐李愬攻蔡吳房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

不忌四廢

宋武帝平司馬休之加領

南蠻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吏白還日不許鄭鮮之上啟宋武帝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識可從否答曰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商尝小說

不忌甲子

後魏武帝討賀驎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進軍大破之

不避歲星

晉苻堅引羣臣曰吾將薄伐南裔如何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也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載記

興工無忌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忌仁宗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出行不擇

康節先生｜｜｜｜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畏神敵也

繕脩禁忌

令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

司章奏之文按後漢書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容齋隨筆

上官避忌

今之上官者多忌正五九月或謂今本朝大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火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鼓謂無羊之月衆皆避之陰陽家云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師巫

事類羣巫

巫掌｜｜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周禮

女巫

｜｜掌歲時祓除釁浴同上男曰巫女曰覡胡的反說文

病忘謁巫

宋陽里華子｜｜而卜之不吉列子

歲旱焚巫

見前旱門

下招魂魄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

兮歸來些出宋玉招魂巫陽女巫也

預知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書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莊子

漢宮桐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粤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一百六十延命粤巫立|祝|而以||上信之粤祠雞卜自此始漢郊祀志

王嶼類巫

||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覡

鄴令沈巫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浮之河上行數十里乃沒鄴至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詳見水門

置巫求媚

律王瑛妃韋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瑛履中以求媚

披

髮襱厭劉文靜家數有怪異巫夜｜｜銜刀為｜｜書禁淫祀第五倫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諭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請禁巫鬼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不許呼巫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本傳戒勿用巫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家訓淫祀

歌舞判楚淫祀祀者舊矣有巫顛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楚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磬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磬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

尚爾況異於是者乎羅隱

符祝律令 ｜｜之類末句急急如｜｜者人以為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卜之書皆云如｜｜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詩集符師 詛師每口牙舌作霹靂聲｜｜弄刀筆朱墨交揮橫韓遣瘧

談命

事類有命 求之有道得之｜｜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盡心

畏命 君子有三畏｜天｜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語季氏

動作威儀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年

吉凶由

折辥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之文中子

生死

壽夭凡人有｜｜｜｜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論衡

貴賤貧富所謂命者死生焉｜｜焉｜｜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賤也劉貴策

枝榦相配探五行之精占斗魁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榦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以成六旬後律歷志

日月所會聖人必正歷數以定三統人以深知五星日月之會其衝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衝也後藝文志

孔子言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罕言命○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語

孟子知命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者正命也桎

梏死者非正命也孟盡心

虛中星術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韓退之作墓誌

處訥歷學

王丨丨通星丨之丨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長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雖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西茅菴甚久浣浴祕鵲徘徊方去湘山野録

宰相由命

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與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歸田録

術僧談命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

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埽編

詩集話生緣 古寺相逢亦偶然謾將牛斗｜｜｜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朱文公送

僧談命問行年 官職牽人亦可憐老來那更｜｜｜渠儂解事無他語道我慈親壽八千楊廷秀送

術者談天機 今乎見說也無錐政坐｜｜泄盜｜舉世近來惜直語貴人剩許未為癡同上

説星

辰許子儒冠怨誤身如今投筆｜｜｜未須道我何時貴且道何時子脫貧

災曜福星連珠合璧

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元來怯擣杌｜｜不是背簞瓢並同上

牛角箕口我生之時日宿南斗｜奮其｜｜｜張其｜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韓退之三星行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說相

事類心形善惡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

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業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馬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丈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荀子非相篇

心相有無

相形不如相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忘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青箱雜記

貌似不同

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

若蒙倛者彼皆｜｜而心｜｜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韓愈雜記

相貌有類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皮日休相解云

貴賤休咎

｜｜之表近取諸身｜｜之證如指諸掌六帖

帝王公侯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辯十論

聖賢異貌

堯眉八彩舜目二瞳子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皋陶鳥喙注三漏有三穴也淮南子

聖人異表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隆顙是帝王之貌又史記姑布子卿相孔子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身長九尺六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孔子世傳

日角 **龍廷** 唐儉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性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本傳 李珏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鳳姿日表 唐太宗生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之|天|之|必能濟世安民 唐本紀

龍瞳鳳頸 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若為男當作天子 武后傳

虎頭燕頷 漢班超詣相相者曰當封侯萬里之外問其狀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本傳

鳶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蜂目豺聲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處仲｜｜｜已露且｜｜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為江州牧起兵內向後敗本傳

鴟目虎吻

王莽為侈口蹷頤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有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所謂｜｜｜｜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莽傳

虎狀豺聲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之｜｜狼之｜不殺之必滅若敖氏矣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之左傳

豺狼之聲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其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

矣迹弗視左昭公

龍虎之氣 唐王廷湊為戎職寐於道側有洛山人熟視之曰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左如虎龍虎氣交當王後遇田洪正之難軍士伇推為留後唐年補録

龍犀入額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角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背若有負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駹得官終位宰相

伏犀貫枕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玉｜輔角全起十年且顯立功在梁益間後軌為益州行臺僕射

袁傳

赤脈干瞳 竇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袁天綱復曰｜｜｜｜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袁天綱曰公毋憂右轉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唐書

額上五柱 隋文帝楊堅龍｜｜有｜｜｜入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來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後果然同上

髮

際四道　石勒賣為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魚龍||上相||已成當貴為天子忽然不見勒後僭位

得沛公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之||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父子為相　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

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玄成後又至丞相果如其言

婦人當貴 漢黄霸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富｜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即取為妻後霸至丞相封侯

童有善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資費使得專學出本傳

兒有奇骨 桓溫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以其為嶠所賞故名曰溫同上

奴當侯封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吏有侯骨 翟方進年十五為小吏進鈍數為掾吏罵辱乃詣蔡父相大奇其形曰小｜也而｜｜｜〇當以經術進謝病而歸同上

子有好

相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年六十建大功既言而去莫知所在晉書

卿無貴相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褻禪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爾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朕非為卿惜也房元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奇厖者貴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貲相｜｜福艾｜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豐下有後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必｜｜｜於魯

有美不貧張負曰豈｜｜｜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當刑而王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幾是乎

赤脈入目歷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眄力目中｜｜自外｜必兵死後果為王敦所

笑晉書

從理入口　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此餓死法也

貧當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本傳

狀有反相　漢高帝立兄子濞為吳王已受印召濞相之曰若｜｜｜｜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後果反濞傳

面部三無　李覺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池州乘舟歸舟破沈其骨金華子

命數多蹇　姚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間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

志定命録

目眇貴相

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中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為司空

耳大貴兆

李忠臣帝嘗謂卿｜｜｜｜對曰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于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驢則氣從耳出名｜｜｜｜芝田録

虎面當武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文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

已貴問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顧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

相夭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也

相皆不壽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領取宰相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丨丨十年丨丨甘澤謠

止二千石

魏張緝爲尚書郎爲明帝所識帝以緝之才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

何才如是而位||||乎

刺指見字

善相者師圭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徹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指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攬鏡知刑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劉備所殺

捫骨知貴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以出迎問之曰如何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云太平廣記

因怒見相

張憬臧相魏元忠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臧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同上

陰德紋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寘于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候之後見相者曰必有|

丨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撫言

玉枕骨亡

唐杭州獄吏凌華遇相者曰能擒吏當為上將軍華為吏酷暴以取賄元和初病一夕死見黃衣使宣牒云華昔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闕行謫官環扉俟其脩有大平乃心玉枕歸然委於廡賤付司追凌鑿丨丨骨送上俄有執刀斧鑿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丨丨後十五年暴卒異記

相類亞夫

南唐宋齊邱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邱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于紀事乃賜死唐書

狀似劉琨

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初桓溫自以雄姿是宣帝劉琨之流比伐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潸然而泣溫問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笑出外整理衣冠入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

怡者數日同上

肉不稱骨

袁天綱視岑文本曰學堂瑩爽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非壽兆也唐史本傳

身不如面

五代桑維翰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自奇曰七尺之|||一尺之|後至相同上

眉過其目

袁天綱見岑文本曰學堂瑩爽||目文章振天下同上

拳必入口

吳般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綠||||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九國志

體貌甚陋

唐盧杞體甚陋鬼貌藍色不恥惡衣非食同上

骨法非常

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切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

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謬曰子||||願自愛

衆中辨貴

江南一節度使召相者命其妻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有黄氣羣婢皆切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又拖工大兒雜立使辨之云面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雜志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内衙指揮使安重誨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名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五代史

貴人識貴

曾諫議致和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虚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吕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謁許公政容禮接因語之

曰太傅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黄州時龎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龎司理他日富貴遠過於我旣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丨丨多丨丨人信有之也

耳白齒露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丨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仇池筆錄

河目海口

洛人陳去非丨丨丨丨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爲貴人也及徽宗時爲參政

富安宰相

王欽若鄉薦赴闕謁錢希白時錢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不通客欽若屬聲喝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邪若形聲相稱世無比貴者錢召之而欽若單微神貌踈瘦復贅於頸錢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而視欽若起術者稱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若宰相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全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爲翰林學士而欽若已眞拜歸田錄

清粹公卿

錢若水爲舉子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

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陳戒曰三兩日卻來若水如期往陳曰吾始見子神觀||謂可學神仙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耳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湘山野錄

骨類多遜

寇萊公十九及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貴|體|盧||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早退庶免深禍筆錄

眼似王敦

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令知郡縣王安石|多白甚|||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聞見錄

手相甚貴

王克正任江南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惟一女十餘歲跪爐於像前會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若是男子

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後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一日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一女令淑卿可作配晉公辭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筆錄

骨相當貴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攜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

喉

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骨太高

初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比若水曰王

舍人面偏而｜｜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言面自正涑水記

頭骨不正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闢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與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瞪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相善時論以為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說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李璧荊公詩注

真大貴人

陳瑩中書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果日

照雕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此公視日不瞬｜｜｜｜也百家詩篇

半食戎禄 真宗為開封尹呼一術者且瞽令張耆夏守斌楊崇勲輩揣聽聲骨或中或否至王繼忠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禄｜生｜｜｜真宗笑而遣之繼忠後為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與狄戰遂陷狄狄以其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偽封為吳王改姓耶律終於狄玉壺清話

熟聽乃相 蘇子美謫居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俟寢方可觀子美一日｜｜僧揭帳視之但云來得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則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百家詩序

聽聲知相 術士王生瞽而善｜｜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説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

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該聞録

厮役皆貴太宗召陳摶問以伐河東之事不荅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丨丨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聞見録

子孫當盛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聞見録

詩集言近真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縉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丨却丨丨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東坡贈相者

語多奇蜀狂士寧者不

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歌詠初如不着意｜出｜｜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瀟洒猶不醒一身四海却為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城市又不點石化黄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但愛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逍遥太虚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常聞其語而未見其人豈斯人之徒歟不然則言不純師行不純表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歐陽永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曹希焜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技術門

工畫

事類六法 畫有丨丨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畫品

諸師 丨大幻丨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手執方諸承月中水周禮注鏡謂之方諸摟嚴經

畫像難易 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

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譎怪之狀名畫記

畫學源流 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展鄭之流是也吳玄縱以怪石崩灘山水之變始於道玄成於李思訓父子樹石之狀妙於韋偃窮於張通又若王右丞之深重楊僕射之奇贍王宰之巧密劉商之取象 名畫記

畫塑一法 古丨丨丨丨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憑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為古今第一 邵氏錄

詩畫三絕 唐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丨并丨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丨丨丨

正經三史 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北齊楊子華隋董仲仁展子虔唐吳道子鄭虔皆名畫顧陸張吳為丨丨楊鄭董展為丨丨餘畫為百家名畫記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丨丨丨丨丨談賓錄

畫思入神 唐王維字摩詰善丨丨丨丨至山平水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

所到也本傳

畫手通神 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喻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佳手

癸穀子

畫學第一 荊浩曰山水之學吳道子為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其所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長安關同營丘李成原范寬之絕藝荊浩者工不數也故本朝||古今|||郭氏錄|

畫家世師 五代營丘李成字咸熙尤妙畫山水王朴與之善畫平遠寒林氣韻瀟洒古今一人真||百||也昔稱王維李思訓之徒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僅得一體退朝錄

神彩飛動 王鐵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使天下不復有此筆今佛母壁最奇|||||鬼母瘦佛次之筆談

神氣迴出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善畫著名筌與二子居寶惟亮皆隸圖畫院其後徐熙至京師送畫院品其畫格諸黃妙在

傅色巧細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別有飛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麄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黄格更不用墨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黄不相上下筌等不復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湘山野錄

解衣槃礴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

登樓揮染 顧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去梯妻子罕見南齊謝赫畫品

醉中揮墨 永嘉僧擇仁畫松一日夢看四百條龍自是臻於神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常醉永嘉市顧竹壁取拭盤布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枿人伏其神筆談

醒後畫地 蜀有孫大古善畫山水又有李懷袞雖夜中酒醒睡

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遲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畫也東齋記事

立本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丨丨倖狀閤外傳呼閻立本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曾慎毋習本傳

子華畫聖

北齊楊丨丨畫馬於壁每夕必踶齧長鳴號為丨丨李嗣真畫品

黃荃逼真

丨丨蜀人善丹青凡所操筆皆丨丨與其子居寶從孟昶歸朝居寶字伯鸞善畫竹蘇易簡得其墨竹圖李宗諤作贊名畫評

周昉絕冠

丨丨窮丹青之妙至畫美人女子為古今丨丨畫斷

取軸棄畫

王涯居永寧里名書畫以金玉為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祕及被誅為人破垣剔丨奩丨金玉而丨丨其書丨於道

發廚取畫

顧長康曾以一廚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乃丨丨丨之封題如

初丨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了無怪色世說

觀畫修福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感懼罪修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朱景玄畫斷

觀畫施錢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開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啜茶觀畫　經筵承受張茂實招講官丨丨丨丨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龜山語錄

洗手觀畫　非好事不可妄傳書畫近火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涕唾不丨丨丨並不可丨書丨昔桓玄愛重圖畫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如今之油煑環餅以手捉書

畫大點污立悗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水衡記

以大觀小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謬論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丨丨丨丨如人望假山以上望望下只合見一重山又如屋舍不應見中庭及後巷李君不知丨丨丨丨之法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出筆談

以小為大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子以問畫工不能對大凡畫以大為小所以毛細不可畫斗虎雖是以大為小但斗虎深毛馬淺毛理宜有別故名為小斗小虎約掠拂拭自有神觀若畫馬如斗虎之大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此庸人襲迹非可與論理也同上

當辨時代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着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羃䍦起自齊隋幞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

縀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會形然後可以議畫水衡

妄寫形狀 有藏戴崧斗鬬與客觀旁有一牧童曰斗鬬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何也

黃筌畫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筆記

下生枯筆 唐張藻善畫嘗以手握雙筆一時齊丨一為丨枝一為丨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畫斷

畫晝夜牛 本朝太宗時李至獻丨牛丨則齧草欄外丨則歸臥欄中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晝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海外記

遠欄畫花 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露遠欄諦玩手中調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畫染成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隱者乃直也東齋記事

倚墻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瀟湘八景往歲卜

寗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且謂用之曰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丨之敗丨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筆談

雪裏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與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以與俗人道同上

日中牡丹

歐公得一古畫牡丹下有猫吳正肅闕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丨丨時花闕不同黑

晴如線正午猫眼也歸田錄

詩集天工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丨丨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枝書王簿侶

天巧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若人留丨丨春色入毫楮懸知生會扇寄聲求妙語同上

寫佛 貴人多金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才更補朱繇為玄煙道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丨丨本神授夢中幻化飛空仙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不到秋毫巔我昔長安見此畫嘆惜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志公彷彿見刀尺脩羅天女由嗤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貴人一見空蓋仟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纏付與一炬隨飛烟坡是畫

畫意 古畫丨丨不畫形梅

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識畫歐陽公盤車圖

畫山

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丨春丨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疎林寄秋晚卻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平巘伊川佚老鬢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陽為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為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東坡題文潞公跋郭熙畫

畫竹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下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丨丨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踈人丨丨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懷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生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烟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問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嘆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白自言便是絕筆時從

今此竹尤難得白居易贈蕭悅

畫松

天下幾个丨古丨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回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厖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素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老杜韋偃雙松歌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丨青丨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自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題李尊師松

畫梅

刻畫無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姝從教變白能為黑桃李依然是僕奴○病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蕊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綠萼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

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緇塵染素衣○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窻畫出横斜影絶勝前村雪夜時陳去非和張規臣五絶

風雨

山深岩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晦冥黑丨駈雲走不停驚電疾丨來如傾山前雨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槎横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丨丨爭枝披葉揠鬬不怯萬竅却與藏雷霆鞭驢疾駈者誰予石路險澁驢淩兢目迷心懾愈走愈不及來憩樹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豨家古圖纔可辨柰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愛之良有以昔苦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堂輸爾朱門貴公子張文潛風雨山水歌

江山

良工善得丹青理輒向茅茨畫山水地角移來方寸間天涯寫在筆鋒裏日不落兮月長生花片片兮水泠泠經年蝴蝶飛不去累歲桃花結不成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淡近又濃

不出門庭三五步坐見丨丨千萬重唐吳融畫山水歌

獐猿

參天古木相繆枝嵌空怪石御青猗兩猿上下一旁掛兩猿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食草齧含春嬉藝老筆精湖海畫推意忘形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鴟荊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素為垂白畫掩門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椽藜羽草分毫釐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閒重借披秦少游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猴馬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丨振索以戲丨頓索以驚圍人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丨宜丨丨兩令為畧作詩以導其意○沐丨自戲丨自驚圍人未解丨丨情猴其天資馬何罪意欲防患猶傷生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何所及忘行萬里困一誤吐豆齕芻甘伏櫪陳兀已

畫鶻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資充君眼中物

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有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杜甫

畫鷹

楚公——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工不是無心學此——寫真在左綿卻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杜題姜楚公鷹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㩳身思狡兔側耳似愁胡絛鏇光堪擿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杜甫

走牛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鎖着獅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水——鷺漢官江村小兒好跨騁脚踏牛頭上牛嶺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蟲着鈍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床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織女嫁牽牛顧況走水牛歌

牧馬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曾韓迹莫留人間畫馬惟韋侯當年為誰掃驊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圉人圉卧沙壠頭沙苑茫茫萩蓼秋風鬚霧鬣寒颼颼龍種尚與駑駘遊長楸短

豆豈我羞心驚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坡詠假妝馬圖

山水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開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今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揚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出杜甫

山水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壯哉崑崙方丈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漁人舟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

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馬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杜甫

天育驃騎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丨丨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嘆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烏乎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杜甫

于闐花驄

丨丨丨丨龍八尺看雲不受絡頭絲西河驄作蒲萄錦雙瞳夾鏡耳卓錐長揪前日試天步知有四極無山馳李侯一顧嘆絕足領略古法生新奇一日真龍入圖畫在坰牽雄望風雌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不相遺毛皮況我平生賞神俊僧中元是道林師山谷

穆王八駿

丨丨丨丨天馬駒後人受之寫為圖背如龍兮頭如烏骨

聳筋高脂肉少日行萬里速如龍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弃若遺瑤池西追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壁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雪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纔及五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即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為戒千里馬來周室壞至今此物尚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八駿圖君莫愛白居易

韓幹羣馬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在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當誰看東坡

衆工舐筆

南山之汧清之閒相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此隘泰

川四十萬匹如雲烟騅駓駰駱驪騂騮白魚赤尾騂皇翰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穩且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蟾兔清寒往來蹴踏生飛湍｜｜｜｜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翰廐馬多骨尻雕圓肉牛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綠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知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駭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坡書韓幹牧馬圖

婕妤傳詔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隨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雲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宮斷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

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傳神

事類傳巖審象 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旁求於天下說築丨丨之野惟肖**書麟閣圖形**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丨丨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其末曰典屬國蘇武**雲臺圖畫**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丨丨始於鄧禹終於耿純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名之次惟馬援以椒房故獨不及**煙閣繪像** 太宗貞觀十七年凌丨丨圖畫勳臣河間元王孝恭

房梁公元齡杜萊公如晦魏鄭公徵李衛公靖李英公勣虞永興公世南尉遲鄂公敬德殷褒公志玄合二十二人○魏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得詩悼痛閣者媢之帝不悅乃停昏仆碑○薛收卒太宗親自臨問哀慟左右後凌煙圖像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

傳神工妙

晋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蚩本無缺少於妙處丨丨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岩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寫真優劣

郭汾陽女壻趙縱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丨丨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真畫於坐未定丨丨因女趙夫人歸省問

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也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是日定二畫之丨丨畫斷

圖賢求贊 晉嵇含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為贊含援筆為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平而不可贊也

畫像索直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象輒取二十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瘠頭遂偏括異記

爭賂畫工 王嬙字昭君元帝宮人時後宮人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金少者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其貌

猶不與及匈奴入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天子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究其事畫工數人同日棄市

怒責畫工

党太尉進畫真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薄點眼我豈不消得一對金眼睛會類說

裴晉公像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自贊

韓退之像

世人畫||||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筆談

歐陽公像

陳后山云||||||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形而不韻乃所謂畫非傳神

乖崖遺像

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兕褐繫縚草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

物非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為之立祠

東坡畫像

子瞻堂堂出於峩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墻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黄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朱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黄魯直賛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黄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同上

六先生像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晦菴賛濂

溪先生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中正厥施斯普　贊明道先生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贊伊川先生天挺人豪英邁盖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贊康節先生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贊橫渠先生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贊涑水先生

三君子像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佗佗乎其仕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晦菴　贊張敬夫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

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住寓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陳同父贊晦菴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適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晦菴贊呂成公

楊廷秀自贊

汝翎弗長汝趾弗強毋馺汝頑毋競汝驟于崖于濱其窮其莊嗟嗟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花荒哦者遯狂醻者遯狂汝者是鄉莫與汝爭鍩又有絡者巾有藜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龍伯國之民歟無功鄉之民歟又益國晦翁前瞻後視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周子充自贊

方丈蓬瀛早陪羣英鳳掖鼇扃中數帝文晚侍嚴宸論持樞鈞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何鬬頭而折頰弗走俗而抗塵豈所謂相形不如論心見面不如聞名者

耶

東坡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

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夫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東坡居士書虎頭顧愷之小字也

胡公寫真序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顔鳳姿日角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顔嵇叔夜亦龍顔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以比堯舜而嵇李可以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魌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竇將軍鳶肩馬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寔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

胡邦衡贈劉琮

詩集寫真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青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淩煙功臣少顏色將軍筆下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素絹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丨丨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杜甫贈曹將軍丹青引

通神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今將相良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

高李師掉頭笑自言弄筆曹前身百年遺象誰復識滿朝冠劍多偉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寫相對疑丨丨十年江筆賴半脫歸來俛仰慚簪紳一揮七尺倚墻立客來顧我誠殷勤金章紫綬本非有綠蓑黃蒻甘長貧何如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蘇子山贈李道士

着眼

我昔山林人不識或疑讁仙或狂客仰看青天不看人醉裏那知眼青白一攜破硯入長安素衣成緇綠鬢斑上林麒麟着野馬滄洲鷗鷺綴孔鸞漢官威儀既不入貴人樣灞橋風雪又不見詩人相不須覽鏡照清漢我亦自憎塵俗狀葉君丨丨秋月明葉君下筆秋風生市人請畫即唾罵只寫龍章鳳姿公與卿肯來為予寫衰貌擲筆掉頭欣入妙相逢可惜遲十年不見詩翁昔年少楊廷秀贈葉德明

信手

憶昔射策千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捧再拜開天香仰觀眩見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尚記重

瞳光三年歸來真一夢橋山松檜淒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閑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丨丨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獐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璧空堆床爾來摸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東坡贈寫御容妙善師

無敵

玉座烟消硯水清龍髯不動彩毫輕乍分龍準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遥驚六朝天下應丨丨始覺僧繇浪得名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

有神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痴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頻上三毛自丨丨平生押侮諸公子戲着幼輿岩石裏故交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坡贈李道士

遺像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掛弓横撚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飢寒富貴兩安在空有丨丨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

化無踪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坡贈何充

畫圖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鬚髯踪鬢秃已雪霜皮皺肉皺真老醜葉生畫時顔尚朱王生畫時骨尚癯一生愛山吟不就兩肩化作秋山瘦君不見褒公鄂公圖凌烟腰間羽箭大如椽君不見浣花醉圖粉墨落日斜泥滑驢失脚貴人貴士兩相啞畫圖猶在人已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楊廷秀贈寫真冰鑑處士王温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六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技術門

撫琴

事類

宮商　琴第一絃為丨次絃為丨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次為少宫次為少商三禮圖太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為宫而居中央者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小大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史

暢操　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丨言其道之暢也樂書憂愁而作命之曰丨言周征窮追由不失其

操風俗通鄭聲世以琴為雅聲誤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丨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丨自天寶中坐律部與胡合自爾莫能辨者孫枝凡木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末皆中虛故世所以貴丨丨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志林嶧桐徐州丨陽孤丨注云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尚書禹貢篇李白琴贊云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蔡苦霜月斵為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空桑雲和龍門丨丨之琴注云雲和龍門丨丨皆山名出周禮春官四善琴雖用桐清絕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絕又陶道真畜一越琴云是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大抵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丨丨謂堅如石亦所未論筆談四美嵇叔夜琴賦曰氣和故響逸絃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此丨皆丨聲也東坡曰庳故聲音鮮琴之

有狀聲以琴面不平或焦尾與岳高低不相應則其聲狀此琴之病聲也蓋琴操弄中自有痺下聲非病聲其間音知聲間遠者徽之遠處徽外近焦尾處聲手取之自然痺下學林

五絃 舜作丨丨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

七絃 五絃象五行文王武王加二絃琴操法四時五行丨丨丨象七星風俗通

琴長四尺五寸

九絃 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為丨丨有待詔朱文濟以為不可太宗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而益以二絃實無所闕上怒斥出遂增琴絃筆談

五曲 古琴有詩歌丨丨一鹿鳴二伐檀三騶虞四鵲巢五白駒並琴操

九引 一列女楚樊姬作二伯飛魯伯飛作三貞次魯女作四思歸衛女作五霹靂楚商梁作六走馬恭侯作七箜篌霍子高作八琴引秦皇作丨楚丨楚龍丘子作風俗通記

九弄 琴工由傳楚漢

舊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唐志

十弄

陽春白雪長清短清側清雙鳳離鸞綠水悲風別鶴石上流泉河間十弄又鄭逑造龍吟丨丨時為妙絕北史

雜歌

河間丨丨二十一章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鳳送遠幽蘭白雲長清短清側清清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雙鸞離陽春綠水悲風別鶴之類風俗通記

十二操

一將歸二猗蘭三龜山並孔子作四越裳周公作五拘幽文王作六岐山周公為大王作七履霜尹伯奇作八雉朝飛牧犢子作九別鵠商陵穆子作十殘形曾子作十一水仙十二懷陵並伯牙作　同上

十小調

一不換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曲

賀若曲

世傳琴曲大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琴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猶愛之改不換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命詞臣探題製詞時蘇易簡探得越江吟

其詞曰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冷落黃金殿鰕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漫金輿轉寬挺影爛蕭聲遠冷齋夜話東坡詩註云賀若琴操名唐宣宗時待詔賀若所製因人得名

瑤池燕 琴曲有｜｜｜其詞曰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趂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眉峯眉暈嬌和恨坡集

焦尾桐 蔡邕在吳聞人家爨下桐爆聲知其良材因請之果良桐以治琴琴成尾有焦處因號焦尾本傳

螺蚌徽 蜀中雷氏琴最佳上者玉徽次瑟瑟徽次金徽次瑟瑟徽次金徽次｜｜｜國史補

冰清琴 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璅餘神與緣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石賊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斵奉詔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或以謂晉陵子杜牧

道號篆法類李義山不知士稚何人也同上

響泉琴　劉禹錫嘉話載汧公李勉好雅琴取桐絲精者雜綴號百納琴其尤絕者曰響泉韻磬坡詩注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徽碧文細石為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刻李陽冰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文横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朱長文琴譜皆著此琴即唐李勉所製響泉也澠水燕談

清角琴　丨丨黃帝丨繞梁楚莊王琴號鐘齊桓公琴

綠綺琴　丨丨卓文君丨一云司馬相如琴

楚妃歎　琴曲有丨丨丨白氏六帖丨

廣陵散　嵇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索琴彈之而為丨丨丨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嘗曰但欲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康臨刑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已嘗從吾學丨丨丨吾固靳之於今絕矣康傳後韓皐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

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季晉將代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徒所殺康以揚州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篇名其音哀傷憯痛迫脇晉雖暴興終於止息皋傳

鳳凰操 趙后有寶琴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西京雜記

蛇蚹文 知音者以謂前一指後一指為妙以｜｜｜為古王晉叔所蓄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指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志林

單鵠弄 劉道強善鼓琴能為｜｜寡鳧之弄聽者悲不自勝西京雜記

落霞琴 恒山夕望東邊有青雲琴歸俄而見雙白鶴集於臺上倏忽化為二神女舞於臺上握鳳管之簫拊｜｜之｜歌清吳春波之曲洞冥記

白鵠翔 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瑞應圖

別鶴翔 繫絃既抑雅聲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丨丨東丨蔡邕琴賦

宮調角調嘗考琴家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入

五調迭犯特宮聲為多與五音之正者異西清詩話

牧聲泛聲東坡云牧聲音鮮出羯鼓錄偶讀搕

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所謂庳者如今俗云丨丨也而可之間遠則有牧聲故曰間遼徽鳴云

者今之所謂丨丨也絃虛而不接乃可按故曰絃長而徽鳴也五臣妄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知志林

三聲類聚段由夫攜琴就松風間響之嘗曰丨者皆自然之丨正合丨丨半曇即以金縷衣邀之曲終云

金徽變化篇

五聲叢鳴郤元興斷琴志曰越客沈料子斷琴經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

弄丨丨丨丨鳴中有靈峯橫空烏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

蟹行鸞鳴凡彈琴輪指曰丨丨側轉指曰丨丨若全用甲則聲乾而多思全用肉則聲重濁而不勻琴書訣

鳥舞魚躍瓠巴

鼓琴而丨丨丨丨列子

蘿蔦附木 揚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丨丨丨灌丨

然同上

駟馬仰秣 伯牙鼓琴而丨丨丨荀子

援琴鶴舞 師曠丨丨而鼓一奏有玄丨集乎門郎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丨史

彈琴鬼歎 嵇中散夜丨丨忽有一丨撫而長丨舉其手袂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興琴彈之聲清冷遏閟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着桎梏出職官分紀云云

伏羲作琴 丨丨丨丨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操

神農為絃 丨丨削桐為琴繩絲丨丨丨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桓譚新論

舜帝鼓琴 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

孔子學琴 丨丨丨丨於師襄子曰丘追得其為人矣黯而黑頎然長曠如望洋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師襄子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家語

子期知音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峩峩然若泰山在流水曰

洋洋然若江河｜｜｜死伯牙絶絃以無｜｜｜者列子

蔡琰辨琴

蔡琰邕之女也年六歲邕夜彈琴絃絶琰聞之曰第一絃也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不知乎後漢

閔子審音

孔子晝息於室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施夫子何感若是乎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汝言是也向者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孔叢傳

騶忌言絃

齊威王鼓琴｜｜子入曰善哉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而深醇而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小大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故曰琴調而天下治史書

龜年辨聲

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辨音集

如意聽琴

唐于

頓甞令客彈琴其嫂丨丨丨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全無丨韻國史補

君山獻曲 遂創新聲爰改舊用丨丨丨丨伯牙奏弄成公綏琴賦云後漢桓譚字君山

陶潛得趣 晉陶潛性不解音惟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嵇康論價 丨丨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割琴康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輸佩玉藏為徽貨所衣玉簾中單貿縮絲為袋丨之其丨與武庫爭先如欲割之吾即死矣同上

呂才定曲 唐高宗以琴曲寖絕令有司習呂才上言舜彈五絃之琴歌白雲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為白雪歌帝善之唐禮樂志

文君心感 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前相如傳

趙壁神遇 丨丨彈五絃琴人問其術壁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丨丨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語林

蔡邕

殺聲 丨丨丨在陳留鄰人名酒邕比往有客彈琴邕聽有丨丨遂反主人自追問邕邕以告琴者曰我向見螳蜋方捕蟬比豈為殺心形於聲乎邕傳

揚收武聲 有安說善琴丨丨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說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丨丨乎說大驚收傳

單父鳴琴 宓子賤為丨丨宰丨丨不下堂而自治呂氏春秋

武城聞絃 子之丨丨丨丨歌之聲注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杏壇奏曲 孔子坐杏壇之上絃歌鼓琴曲未終有漁父下舟而來以聽莊子漁父篇

汾亭鼓琴 文中子遊丨丨坐丨丨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文中子睹

物命琴 昔魯哀公二十一年孔子出魯東門過故杏壇歷級而升顧謂弟子曰茲魯將臧文仲誓盟之壇也｜｜忠人｜｜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離記

迎船援琴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將｜子師刺｜而去伯牙迎過但見海水澒洞山林窅杳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乃｜｜而歌歌終成連至遂為天下妙絕樂府解題

抱琴而來 司業武公總太學儒官三十六人列飲於祭酒之堂有一儒生｜｜｜｜歷階而升坐於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充然若有得也韓文上巳宴大學序

鼓琴自樂 顏回曰｜｜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回不願仕莊子

就宴推琴 嵇紹遷侍中齊王回燕會左右進琴紹推不受曰紹雖庸鄙忝備常伯腰

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固大慙紹傳

對使破琴 戴逵能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逵｜｜者｜｜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本傳

詩集夜彈 風松瀑布已清絶更愛玉佩聲瑯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破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强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絶夜闌更請彈文王東坡

朝弄 洞門涼氣滿閑館夕陰生絃隨流水急調雜秋風清掩抑｜飛｜淒斷夜啼聲至人齊物我持此悅高情嚴愨

古聲 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久埋滅無由見真濫韓昌黎詩

下調 昔在龍門側誰想鳳鳴時雕琢今爲器宮商不自持巳人緩躁節楚客弄繁絲欲作高張引翻成｜｜悲劉允濟

氷霜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

此傳幽音｜｜中自結龍鳳相與吟韋應物

風雨

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巖泉經緯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風驟｜｜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凓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刑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寧歐公

秋風

｜｜拂松踈獨鶴憶子寵中鳴鐵擊珊瑚一兩曲水瀉玉壺千萬聲至和無攫醳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知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東坡

涼月

清風終日自開簾｜｜今宵宵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東坡聽道士彈賀若

雲飛

上客敲前扉鳴琴月晚暉掩抑歌張女淒清奏楚妃稍視紅塵落漸覺白｜｜｜新聲獨見賞莫恨知音稀馬元熙

風入

碧山卒岑寂素絲何清幽彈為｜｜｜松岩谷颯已秋鳴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兮若有知魂兮從我遊劉希夷

寒泉

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

堪繼子期王文元妻流水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勞丨丨聲江揔詩蟬咽滿匣

氷泉咽又鳴玉音聞澹入神清巫山夜雨絃中起峽水
清波指下生蜂簇野花吟細韻丨丨移高抑丨殘聲不須
更奏幽蘭曲卓氏門前月正明韋莊猿啼大聲粗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方知鵲報
喜轉作丨丨苦樂天離鴻北林鵲夜飛南軒日斜進調絃發清徽蕩心祛褊悋變作丨丨聲還入思歸引
長歎未終拙秋風飄素鬢楊希道戲鶴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絃心丨丨聞應
舞游魚聽不沉楚妃幸勿歎此異丘中吟江揔鳳凰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
孤丨丨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
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牀推手遽止之
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氷炭置我腸退之聽穎

師琴詩歐公以為聽琵琶詩後注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濶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方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强歷聲也志林三呉僧義海知琴或以歐公之論問海海曰歐公一代英偉然斯語失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清柔細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濶遠隨飛揚縱横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孤絶不同下俚也躋攀方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起伏不常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爲能耳退之深得趣未易識評也西清詩話

牛雉

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丨鳴盎中丨丨登木門前剥啄誰叩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歸家淨洗箏笛耳坡公琴詩僧義海曰東坡琴詩亦未知琴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

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雉登木大槩言宮角也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西清詩話

弈碁

事類用心 飽食終日無所｜｜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語 **有法** 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馬揚子 **象戲** 周武帝時始｜｜ **鴈行** 晏觀圍碁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蹄度閑置排徊中央收取士卒毋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馬融碁賦 **坐隱** 王中郎以圍碁為｜｜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會戲世說 **手談** 支公以碁為｜｜世說 **玉局**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弈宣

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

碁｜冷暖玉碁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石枰 仙奕山始登者得｜｜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

柳宗元山水記

響玉盤 用｜｜碁｜與律聲相應出碁天要覽

蚖龍牙 取｜｜一枚

臨局自然機變横出碁訣

檀心碁子 關中貴家以紫｜｜瑞龍腦為｜｜碁訣

金面碁盤 蘇尚書八十猶叅禪大為以手拍碎｜｜｜｜尚書尋悟禪學

害詐爭偽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致其内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説偽也若然者不｜則敗不｜則亡

不丨則失不丨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仁義禮智信性也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戰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縱横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皮日休原奕

方圓動静 李泌名見時元宗方與張說觀碁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丨丨丨丨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静若碁死泌年七歲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静若得意說因賀元宗得奇童元宗大悦

古今得失 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頹壞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撗

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刼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怨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出班固奕旨

賢愚難易 胡旦曰以碁為易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堯舜教子 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博物志

奕秋誨人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丨丨二丨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出孟子下

王粲覆棋 魏丨丨觀人圍碁局壞粲為丨丨之丨者不信以帊蓋局更以它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

積薪短具 王丨丨每出遊必攜圍碁丨丨畫紙為局與碁子併盛竹筒中繫於

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餅餌牛酒北窻瑣言

李泌諫博

肅宗在彭原辟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乾樹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此怨泌

韋曜戒奕

吴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韋曜論之

貴戚彈棋

梁冀少為丨丨逸遊自恣嗜酒能挽滿丨丨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

書生撇棋

魏文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一丨丨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丨丨

臨敵圍碁

延興中魏軍次於與勢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且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賊遂退

別墅圍碁

苻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丨丨親朋畢集方與玄丨丨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

以墅乞汝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於牀下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推枰決策 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閒杜預表適至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虐宜亟討之

以具投江 陶侃為荊州凡佐史博奕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將吏則加鞭扑曰摴蒲者牧豬奴戲耳

圍棊應答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瓦棺寺前宅上於時袁羌與人共在窻下一一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一一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圍棊失寢 梁劉溉為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歎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入侍東宮 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棋得侍東

宮

奕賭外郡 南史羊玄保為黄門侍郎善奕棋宋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天帝遺名 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名公着碁能忽奄然北夢瑣言

老姥指教 翰林碁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異叢談記

圍碁爭道 王導嘗共其子悅｜｜｜｜笑曰相與有瓜葛何得爾邪

觀碁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有二童子碁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謂之

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偽為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有碁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丨丨丨丨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說

懼償所賭 石晉陳保性狃鄙吝每與人奕碁敗則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續世說

西南風急 謝客與客奕客西南碁有死勢復一客曰丨丨丨丨或有覆計客悟乃救之史

南風不競 晉王獻之年數歲看人圍碁有勝負因曰丨丨丨丨注云春秋楚伐鄭師曠曰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必無功也

獻金免名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碁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碁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鋌獲

允北夢瑣言

賜緋賞勝

蘇子瞻云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上碁太宗饒玄三子玄常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搒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判公詩話

戒勿嗜碁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碁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閒李畋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翺諧之外勿於碁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碁凡有所著則不虛矣該聞錄

唯不能碁

林和靖每曰適世閒事皆能之丨丨丨擔糞與著丨墨客揮犀

偶坐觀碁

東坡云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

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碁者戶外二屨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不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就枕閱碁 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睡與人食飽下碁巖老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

對坐精思 仁廟時李重思善奕碁冠絕當世然形神昏聵時人謂之李憨奕碁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奕｜而昏睡人｜｜久之方下一子重思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碁者以為重思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升堂說法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碁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

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抵解閑門作活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運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麄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許多人歐公嘉歎久之漁隠叢話

詩集兩奩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抨何處有虧成王介甫

幾局 松窻楸局穩相顧思皆凝｜｜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閑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出鄭谷詩

楸枰 荆璞玉爲子升文｜作｜有求惟別墅不喜得宣城跕跕飛鳶墮丁丁伐木聲

破愁逢一笑無地着虧成洪王父

玉局 不作丹米戲難禁清晝長敢言白｜｜聊取紫羅囊角道空傳記來除自有方兒童爭晝紙謾學老夫狂同上

幾微 眉山非快手奕勝亦欣然變態一翻覆｜｜係後先

陶公慮太過雪女慧堪憐張未去交爭意難忘勝弛誠吾道斯文許爾賢同上

玄妙

負心一條丨丨路徹了没人尋

險路

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巇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過流星速聲乾下電遲邵堯夫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裴說

劫權

對敵常觀勢臨機便得先安危心不動殺活手能專勿以欺為行須知丨是丨旁人爛柯看當局是神仙楊元素

談兵

偶無公事客閒時席上丨丨校兩棋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中一日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山谷

布陣

自從仙人遇棋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行丨丨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鵲鵲京城在九天賭取聲名不要錢劉禹錫送僂師

守默

野客圍碁坐檐頭向暮秋不言如丨丨設計似平譬決勝雖闕勇防

危亦合憂看他終一**藏機**黑白旋盈盤分途各占寬縱
局白却少年頭髙葦髙無盡辛遇敵始知難對面
心千里丨丨丨勢萬般奇言當**鬪爭**大都博奕皆戲劇象
局者踈失早須看陳元輿戲翻能學用兵車馬
尚存周戰法偏裨曾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
抖尖步卒輕却恁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丨丨程伯
淳**靜筭**碁理還將道理通為饒先手却由衷古人重到
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丨丨山川千里近閑
消日月兩輪空誠知此道剛難**閑聲**山僧對碁坐局上
進況是平生不着功歐陽炯竹陰清映竹無人
見時丨下丨丨丨丨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筭人常欲殺
子丨樂天**對面**顧已自貪生得勢侵吞遠乘危打劫贏
有時逢敵手當局**換世**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
到深更杜荀鶴種花碁罷不知人丨丨酒闌無
柰客思家**銷日**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羸
歐陽公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

還如周伏柱鏖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石上銷杜牧

饒人

爛柯仙客妙通真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古詩又棊為||下子遲古詩

呵子

棊為手寒||下衣嫌春瘦縮紗裁呵子縮紗取藥名也陳亞詩

睹詩

荊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焉|梅花|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官達出知金陵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生上睹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棊薛書名以丐字故人有乞兒之說吳曾漫

隱語

荊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棊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特棊||也冷齋夜話

習射

事類和容 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丨丨五曰興舞出
周禮 正己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丨諸丨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
義 主皮 射不丨丨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語八佾 繹志 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丨己之
丨也射義 審固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丨丨然後可以言中可以觀德行矣射義 揖遜 君子
無所爭必也射乎丨丨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語八佾 貍首 諸侯以丨丨為節記 猿臂 吳太史慈
丨丨善射弦不虛發又李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 五甲射 薛仁貴為鐵勒道總管宴內殿帝曰
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丨丨丨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本傳 萬人敵 李晟往事河西王忠嗣從
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丨丨丨也本傳 孔

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少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者不在此位也蓋廞有存者射義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

庾公叩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人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吾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同上

君謨齧鏑　晉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丨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輙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丨丨其丨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鏑耳朝野僉載

紀昌貫虱　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巧過其師丨丨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垂蝨於牖閒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丨丨之心而垂不絕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過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荆棘之端打之而無差於是二人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湯問

孺襄射鷃　晉平公射鷃不死使孺襄射之叔向曰昔唐叔射兕以為大甲國語

由基穿揚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扎焉左成十六楚有養由

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楊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柳渾貼梅

柳渾與瑯琊王射嫌其布闊乃摘梅貼為珠之上發必命中辛史

射中九烏

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丨十日丨其丨丨皆死墮其翼穀淮南子

射獲十禽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良曰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奚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良不可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不為也孟子

射虎飲羽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躍無跡渠子是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韓詩外傳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

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竟射殺之史

射兔沒鏃

李遠出獵見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旋入寸餘細視之乃石周文曰可謂世載其德矣北史

調弓猿啼

楚王有猿王自射猿搏矢而喜使養由基射始丨丨丨擁木而啼

墮矢馬躍

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見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唐李白傳

引弓射妻

公孫龍紿孔穿謂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絃視之若馬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目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出列子

激矢殺子

後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

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絓斷矢激誤中手即死奴抱頭就誅則寮而恕之頴川荀輿深以為美

走馬射飛 瑯瑘郡公賀拔勝字破胡尤工武藝丨丨丨丨十中其五六

賭牛破的 晉王覬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濟與對射賭之覬矜持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令左右探牛心來一割便去

落鵰都督 齊斛律光神武授都督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中頸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嘆曰此射鵰手也號丨丨丨丨北史又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擊匈奴匈奴射傷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傳

射鵰都尉 魏宗室幹以三箭下雙鵰軍中號丨丨丨丨魏志

射貫飛鵰 高駢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射中白鷺 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

下詔褒美

射中金瓶 崔仁冀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孤矢大誇於吳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毬場酒酣因以金瓶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一發中瓶之竇武肅王命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彙背竇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竇再發中瓶之背蕃使慙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并帛器以獎之吳越史

射中馬鞭 崔詢在達靼時從羣酋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輙中羣豪皆伏以為神五代史

凡射命中 李廣力扼虎射命中注命中隨手所指而中也

善射不知 晉魏舒性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嘆射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射無空發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彎弓百五十斤左右無空發

射每破的 王栖曜善騎射始將兵涉

寇境遇遊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虜相顧懼引去

三發連中 薛公遠佐鳳翔會軍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衆軍莫能中公遠挺弓矢揖曰當為公讙｜｜｜｜衆大呼笑帥不喜因引去

一發輒中 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安重榮母與兄皆以為不可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與重榮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五代史

三箭定天山 薛仁貴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於是虜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壯士長歌入漢關本傳

七矢斃洞獠 羅寶諸洞獠叛詔馮盎率衆二萬為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乃退去

詩集緩箭彊弓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丨丨弱手馭丨丨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啓顏錄

投壺

事類樂賓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丨丨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 **講藝** 鄭云投壺者主人與賓燕飲丨論才丨之禮也並記投壺 **審度** 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其心平體正端壹丨丨然後能中

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謹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司馬君實

中雋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並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也以其｜｜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左昭十二

舍人激矢 武帝時郭｜｜善投壺以竹為矢能｜｜還一矢百反謂之驍西京雜記

將軍雅歌 祭遵為｜｜取士皆儒術對酒設樂必｜｜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可謂好禮悅樂

末箭中耳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生容以為的對聞見錄

小障隔壺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

寶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顔氏家訓

博戲

事類四釆 說文云行棋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丨丨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晏子

五塞 鮑宏博經琨蔽玉著也各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釆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丨丨之間謂之

五塞意錢者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晏子

五木

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樗蒲戲古者烏曹作博以丨丨為

六著

博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塞亦采也塞音賽局戲丨丨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文

囊家

世之紏率蒱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丨丨樗蒲經云一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撿文書了投錢入囊家謂之錄事塵史

坑塹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丨丨非貴采不出凡一馬作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三馬故世猜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云塵史

格五

吾丘壽王以丨丨名待詔

博陸

丨丨采名也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投擲之義今作骰非聲譜

博塞亡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筴讀書問穀奚事丨丨以遊事

業不同丨丨均也

管中窺豹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丨丨丨丨時見一班子敬

喝雉　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成盧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子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本傳

呼重得四　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事始

投馬擲帽　晉袁耽字彥道有才氣俶儻不羈桓溫少時遊於博徒資產俱盡猶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求濟於耽耽時在艱以誠告焉耽略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

識謂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丨丨絕叫以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共通脫此

若**拄策爛鞭**有入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樗蒲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異苑

以袍對賭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丨臣紫絁丨為丨丨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就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向家奴衣之從馬而去集異記

整冠為誓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宴因舉樗蒲危坐整冠誓曰樗蒲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俱得盧寶拜而受賜

一擲百萬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丨丨丨丨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一輸百萬宋顏師伯為侍中孝武與樗蒲帝得

雄大悅為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手曰幾得盧爾曰師伯丨丨丨丨

詩集布衣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洗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丨丨顧家無儋石輸百萬杜甫今

名牧奴　近來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衍陰闕過了更教人諳丨猪丨元晦觀雙陸譜

骰子　張祜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丨丨賭酒牧之微吟曰丨丨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髣髴還應露指尖

樗蒱　能銷永日是丨丨坑塹由來似宜送鄭都官詩蓋丨丨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坑塹畏墜落耳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七